

◆ 边走边看

甲居藏寨

刘安祥

抵丹巴县城时已近黄昏，遂宿于牦牛河畔的甲居风情大酒店。次日清晨，在酒店张治清董事长的陪同下，我们乘车向寨子驶去。不过八公里路程，窗外景致已悄然变换。

丹巴县地处川西甘孜，山水环抱，藏寨星罗。其中，甲居藏寨犹如世外桃源，藏于密林深谷，以它层叠的民居、古老的碉楼、缭绕的云雾，勾勒出一幅浑然天成的山寨画卷。

甲居藏寨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之首。它自大金河谷攀援而上，直抵卡帕马群峰脚下，海拔近三千米。数百幢藏式民居依山就势，错落洒落在起伏的坡麓间，或隐于绿荫，或立于崖畔，与森林、溪涧和远方的雪峰相映，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田园画卷。

山间正笼着蒙蒙雾霭。碉楼与民居的轮廓在氤氲中显得格外沉静。石墙吸饱了潮气，颜色深郁，而屋檐那一抹抹朱红，却仿佛穿透薄雾，点亮了灰蒙的画面。藏房建筑极具特色，多为三四层，底层作畜

圈，上层为居室、经堂与储藏之所。外墙以白色为主，绘有日月星辰及各种吉祥图案。听说每年春节前，家家户户都会重新粉刷，让寨子焕然一新，在群山环抱中格外皎洁。

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巍然矗立的古碉。它们如沉默的卫士，棱角分明，高耸入云。碉身由片石砌成，历经风雨，色泽青灰，石缝间的斑驳是岁月亲手写下的笔记。站在碉下仰望，顶端古老的瞭望口仿佛一双深邃的眼，看尽了河谷的春秋变幻。战争年代，它们是守护家园的屏障；今日，则化作文化图腾，诉说着藏族先民的智慧与坚韧。

在寨中漫步，不经意间与一株千年古柏相遇。当地人称之为“夫妻柏”。树干粗壮皴裂，如同老者虬劲的手掌，枝桠却依然舒展，托举着苍翠的树冠。晨光中，叶间的露珠折射细碎金光；若逢夕照，婆娑树影便落在青石路上，宁静而安详。这棵树守望此地千百载，见过炊烟升起，听过牧歌回荡，它不言，却自有一种令人肃然的风骨。

“甲居”，藏语意为“百户人家”。这里是嘉绒藏族世代聚居之地。如今，村民们依托这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底蕴，发展起以民宿为核心的旅游业。寨子里，传统的农耕生活与旅游服务和谐共生。我们遇见顶圣景观酒店的总经理夏佳娜姆，一位热情干练的藏族女性。她向我们讲述对未来的憧憬，言语间既有对家乡文化的自豪，也有让外界更好认识甲居的期盼。

临别前，雨雾渐散，云隙中投下几缕光柱，正好照亮山坡上几户人家。白墙红檐顿时鲜明起来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与山腰的薄云融在一处。那一刻，寨子果真如童话世界，静谧，温暖，充满生机。

回程车上，我频频回望。甲居藏寨之美，不仅在于它如画的风光，更在于那风景之中生生不息的生活脉动。它是一座活着的寨子，既有沉淀千年的风骨，也有面向未来的呼吸。深秋此行，带走的不仅是相机里的帧帧画面，更有心间一份被山水与人文共同熨帖过的宁静。

◆ 安庆地理

雷池

高明

一说到“雷池”，大家肯定会想到“不越雷池一步”这个典故。

今天的雷池位于望江县境内，主体为武昌湖、宝塔河等水系。古雷池的范围据专家考证更为广泛，涵盖今天湖北黄梅到安徽望江一大片襟江带湖的水域，居于长江黄金水道要冲，形如咽喉，地势险要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今天如果行走在望江武昌湖畔，脑海中仍然能浮想起古雷池烟波浩渺、千帆竞发的壮丽景象。

三国时期东吴设雷池监屯兵驻防。雷池渔官孟宗，父亲早故，母亲年老病重，医生嘱咐用鲜竹笋做汤调理，但恰巧是严冬时节没有鲜笋，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悲泣。一会儿，孟宗竟然听到地裂之声，只见地上长出几颗嫩竹笋。孟宗大喜，采回竹笋做汤，母亲喝了之后身体很快康复。这就是“孟宗哭竹”的典故。“孟宗哭竹”和“王祥卧冰”“仲源泣墓”，这三个载入中华二十四孝的典故均发生在望江县，共同缔造了望江“三孝故里”的美誉。

东晋时雷池监改置大雷戍。东晋咸和二年（公元327年），历阳（今安徽和县）镇将苏峻叛乱，举兵进犯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江州（治所今江西南昌）刺史温峤计划领兵东下，中书令庾亮害怕荆州（治所今湖北荆州）刺史陶侃乘虚而入，在《报温峤书》中说：“吾忧西陲，过于历阳，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。”庾亮要求温峤固守防地，不得跨越雷池驰援建康，温峤坚决执行了这项命令。从上述故事来看，“不越雷池一步”本来是一次军事指令，时过境迁逐渐演变为恪守规矩、严守底线的通用代称。

雷池因水而生，从江河湖泊延伸到农耕文明。作为雷池故地的望江县，粮油、水产、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，黄梅戏两大唱腔流派之一的望江龙腔，农历正月的舞龙灯，城镇街头的炒饭香，让人舌尖攒动的望江豆丝……都烙下了农耕文明的深深印迹。

每当农忙、丰收时节，在望江的田间地头随时可以看见戴着头巾勤奋劳作的农妇们。这种头巾颜色各异、图案鲜活、针法独特、做工精细，兼具防风沙功能与审美表达，一问当地熟人才知道是已经传承千年的望江挑花制品。望江挑花往往织有风吹牡丹、鲤鱼跳龙门、九连灯、蝴蝶扑金瓜、福寿双钱(全)等喜庆图案，折射出鱼米之乡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千年古雷池而衍生的雷池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，本源是江河气质和农耕文明，随着时代的递进融入了智慧灵动、温柔敦厚、慈孝悌爱、忠义信廉等精神气质，嵌入了戏曲、手工、民俗、美食等文化元素，彰显出“知敬畏、懂进退、勇创新、敢跨越”的哲学思维，绽放出与时俱进、万象更新的绚丽光彩。



◆ 乡村景致

大地的骄子

李凤仙

秋浦河畔的大圩，沃野辽阔，满目纯净，水清凌凌淌过碧树翠草间，芦苇花扬起紫白流苏，银白风车悠悠转动。天蓝得欲滴，阳光被风车扇叶搅得光芒四溅。往乡村深处去，静谧如水浸润万物，鸟鸣清脆震耳，阳光沙沙泼洒在枝叶间。

小楼院落里，丰盈的菊花、墙头慵懒的猫，还有兴冲冲赶来的我们，都在诉说这里是养心之地。推开一扇半世纪前风格的院门，白墙橙柱的三层小楼矗立眼前，绿茵茵的草坪从楼前铺到院墙，墙上壁画勾勒出稻子的生长历程，唤醒着尘封的农耕文化。抬眼望去，一树红柿子与蓝天相映，红亮亮的果实垂望着墙下绿油油的冬菜。鹅群引吭高歌，姑娘们与之唱和，笑声如银瓶乍破。孩子们在草坪上撒欢，晒得屁股发烫了，就躲到五彩沙滩伞下乘凉，却又抵不住阳光的挑逗，一趟趟跑出来欢呼。父母们难得放下手机与工作，重拾少年心性，和孩子玩作一团。清泉哗哗跃入鱼池，两侧“米谷院子”小巧精致，恍惚间似有稻谷堆垛、谷香流淌。登楼远眺，万吨船舶制造厂的擎天钢臂近在咫尺，楼下田畴一碧千里，青乎乎的麦苗与绿油油的油菜交织成毯。

环顾周遭，那栋航母般的大房子映入眼帘时，记忆倏然倒回

去年国庆。那时，这里还是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乌沙粮站。初访时，院子中央的大粮仓青砖黛瓦，房顶如汉字里等长的撇捺，颇有气势。院子里灌木杂草疯长，负责人光子指挥工人清理，见我们来，热情介绍：这是1954年建的粮仓，用的是369规格的砖。他还说，几栋老房即将整修改造。

推门而入，桐油油过的木梁与天花板历经近七十年风雨，依旧泛着温润油光。院中的几棵大梧桐，叶色青黄相间，巨大枝丫庇护着一方土地。五十亩的院子里，平房与楼房的墙壁仅有几处斑驳，青烟般的老墙色彩凝重，沉默的门、幽黑的窗、落叶尘埃间的旧瓦、巴墙而生的爬山虎，都刻着与“粮”相关的历史。它们或是故事的背景，或是亲历者，所有过往，皆尘封在岁月烟尘里。

院子依地势起伏，一挂马石条铺就的台阶，让这片天地更显深远。拾级而上，恍若行走在博物馆中。光影落在粗砾的石条上，明暗交错，像旧电影里的林荫小道。院门口的平房、中央的大粮仓，屋顶的瓦片如线装书般在阳光下晾晒。这些旧瓦与院外的小洋楼相映成趣，为大圩平添了几分怦然心动的韵味。

从粮仓一侧绕过去，两棵枣树亭亭玉立，在半掩于荒草的矮房前。树干仅有两手合围粗，却有

着婆娑柳姿，枝头数十粒红枣，红得像老农黝黑的脸膛。两个小伙子捡起竹竿打枣，枣子噗噗落地，他们捡起来便塞进口中，像旧时顽童。我接过他们递来的枣，入口的甜，竟与儿时偷摘的枣味一般无二。记忆翻涌，小时候为了吃枣，我砍断门前的树头，挨了爷爷的骂、奶奶的竹梢抽，可满嘴的甜，早把疼痛抵消了。

一位五十开外的工人说，枣树是他几年前栽的，去年首次挂果，竟一年结了两茬。我们惊叹其神奇，他笑着说：“以后纪总把这里改成研学基地，孩子们来摘枣，定是件乐事。”纪总诚恳提议让他把枣树移走，他却摆手：“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就让它长在这里吧。”我望向他，清瘦的脸上满是对枣树的宠爱。他身后的老房子，砖缝洁白无尘，衬得青砖愈发清亮，头顶的蓝天，蓝丝丝的，像被仔细擦拭过。

不到一年，米谷院子的栋栋老房将被赋予新使命：研学基地、民宿、商务招待，旧时光与新生活即将在此交融。

离开米谷院子时，农家菜的鲜香仍在唇齿间萦绕。车子驶上灰白水泥路，田野里的风车依旧旋转，粗壮扇叶将光芒洒向草木与麦苗。我忽然懂得，勤奋转动的风车、蓬勃生长的麦苗油菜、米谷院子里的一砖一瓦，还有赋予它们新生的人们，都是这片大地的骄子。